



名山勝蹟記

湖廣一



ル 5
1160
30





鄂州孟亭記

唐 皮日休

明皇世章句屢大得建安體論者推李翰林杜工部
 爲之尤介其間能不愧者惟吾鄉之孟先生也先生
 之作遇景入詠不拘奇抉異令齷齪束人口者涸涸
 然有干霄之興若公輸氏當巧而不巧者也北齊美
 蕭愨有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先生則有微雲淡
 河漢疎雨滴梧桐樂府美王融日霽沙嶼明風動甘
 泉濁先生則有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謝朓之詩



鄂州孟亭記
何精者有露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先生則有荷風
送香氣竹露滴清聲此與古人爭勝與毫釐也他稱
是者尤不可悉類嗚呼先生之道復何言耶謂乎貧
則天爵于身謂乎死則不朽于文爲士之道亦以至
矣先生襄陽人也日休襄陽人也既慕其名亦觀其
貌蓋仲尼思文王則嗜昌歎七十子思仲尼則師有
若吾於先生見之矣說者曰王右丞筆先生于郢之
亭每有觀之志四年滎陽鄭公誠刺是州余將抵江
南艤舟而詣之果以文見貴則先生之貌縱視矣先

是亭之名取先生之諱公曰焉有賢者之名爲趨斯
走養朝夕言於刺史前耶命易之以先生姓日休時
在宴因曰春秋書紀季公子友仲孫湫字者貴之也
故書名曰貶書字曰貴况以賢者名署于亭乎君子
是以知公樂善之深也百祀之弊一朝而去則民之
弊也去之可知矣見善不書非聖人之志宴空豆徹
立而爲文咸通四年四月三日記

襄州宜城縣長渠記

宋 曾鞏

荆及康郎楚之西山也水出二山之間東南而流春
 秋之世曰隰水左丘明傳魯桓公十有三年楚屈瑕
 伐羅及鄢亂次以濟是也其後曰夷水水經所謂漢
 水又南過宜城縣東夷水注之是也又其後曰蠻水
 酈道元所謂夷水避桓溫父名改曰蠻水是也秦昭
 王三十八年使白起將攻楚去鄢百里立碣壅是水
 為渠以灌鄢鄢楚都也遂拔之秦既得鄢以為縣漢

惠帝三年改曰宜城。宋孝武帝永初元年，築宜城之大隄爲城，一縣治是也。而更謂隄曰故城。鄢入秦而白起所爲渠，因不廢，引鄢水以灌田。田皆爲沃壤。今長渠是也。長渠至宋至和二年久隳不治，而田數苦旱。州飲者無所取，令孫永曼叔率民田渠下者，理渠之壞塞而去其淺隘，遂完。故碣使還渠中，自二月丙午始作，至三月癸未而畢。田之受渠水者，皆復其舊。曼叔又與民爲約束，時其蓄泄而止，其侵爭，民皆以爲宜也。蓋隄水之出西山，初弃于無用，及白起資以

禍楚而後世，顧賴其利。酈道元以謂溉田三千餘頃，至今千有餘年，而曼叔又舉衆力而復之，使並渠之民足食而甘飲，其餘粟散于四方。蓋水出于西山諸谷者，其源廣而流于東南者，其勢下。至今千有餘年，而山川高下之形勢無改。故曼叔得因其故迹，興于旣廢，使水之源流與地之高下一有易于古，則曼叔雖力亦莫能復也。夫水莫大于四瀆，而河蓋數徙失禹之故道。至于濟水，又王莽時而絕。況于衆流之細，其通塞豈得而常。而後世欲行水溉田者，往往務躡

襄州長渠記
古人之遺跡。不考夫山川形勢。古今之同異。用力多而成功少。是亦其不思也歟。初曼叔之復此渠。白其事于知襄州事張瓌。唐公公聽之不疑。沮止者不用。故曼叔能以有成。則渠之復自夫二人者也。方二人者之有為。蓋將任其職。非有求于世也。及其後言渠竭者。蠡出然。其心蓋或有求。故多詭而少實。獨長渠之利較然。而二人者之志愈明也。熙寧六年。余爲襄州。過京師。曼叔時爲開封。訪余于東門。爲余道長渠之事。而諉余以考其約束之廢舉。予至而問焉。民皆

以爲賢君之約束。相與守之。傳數十年。如其初也。予爲之定著。令上司農八年。曼叔去開封。爲汝陰。始以書告之。而是秋大旱。獨長渠之田無害也。夫宜知其山川與民之利害者。皆爲州者之任。故予不得不盡以告後之人。而又使之知。夫作之所以始也。曼叔今爲尚書兵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八月丁丑。記
千年鄢水本末如掌

尹公亭記

宋 曾鞏

君子之於已自得而已矣非有待於外也然而曰疾
沒世而名不稱焉者所以與人同其行也人之於君
子潛心而已矣非有待於外也然而有表其閭名其
鄉欲其風聲氣烈暴於世之耳目而無窮者所以與
人同其好也內有以得諸已外有以與人同其好此
所以爲先王之道而異乎百家之說也隨爲州去京
師遠其地僻絕慶曆之間起居舍人直龍圖閣河南

尹公洙以不爲在勢者所容謫是州居於城東五里
開元佛寺之金燈院尹公有行義文學長於辨論一
時與之遊者皆世之聞人而人人自以爲不能及於
是時尹公之名震天下而其所學蓋不以貧富貴賤
死生動其心故其居於隨日考圖書通古今爲事而
不知其官之爲謫也嘗於其居之北阜竹栢之間結
茅爲亭以菱爲嬉歲餘乃去旣去而人不忍廢壞輒
理之因名之曰尹公之亭州從事謝景平刻石記其
事至治平四年司農少卿贊皇李公禹卿爲是州始
因其故基增庠益狹斬材以易之陶瓦以覆之旣成
而寬深亢爽環隨之山皆在几席又以其舊亭峙之
於北於是隨人皆喜慰其思而又獲遊觀之美其冬
李公以圖走京師屬予記之蓋尹公之行見於事言
見於書者固以赫然動人而李公於是又侈而大之
者豈獨憫隨人之思於一時而與之共其樂哉亦將
使夫荒遐僻絕之境至於後人見聞之所不及而傳
其名覽其跡者莫不低回俯仰想尹公之風聲氣烈
至於愈遠而彌新是可謂與人同其好也則李公之

壯哉勇者之所觀而方規地爲池。方不數丈。治亭其上。反以爲樂。何哉。蓋其擊壺而歌。解衣而飲。陶乎不以汪洋爲大。不以方丈爲局。則其心豈不浩然哉。夫視富貴而不動。處卑困而浩然。其心者。真勇者也。然則水波之漣漪。游魚之上下。其爲適也。與夫莊周所謂施惠游于濠梁之樂。何以異。烏用蛟魚變怪之爲壯哉。故名其亭曰游儻亭。景祐五年四月初二日舟中記。

荆川曰。歐公零零碎碎無甚緊要。而說來風致儵然。最其所長。此記尤稱奇。

李秀才東園亭記

宋 歐陽修

修友李公佐有亭在其居之東園今年春以書抵洛
命修志之李氏世家隨隨春秋時稱漢東大國魯桓
之後楚始盛隨近之常與爲鬪國相勝敗然怪其山
川土地既無高深壯厚之勢封域之廣與鄖蓼相介
纔一二百里非有古疆諸侯制度而爲大國何也其
春秋世未常通中國盟會朝聘僖二年方見于經以
伐見書哀之元年始約列諸侯一會而罷其後乃希

見僻居荆夷益于蒲騷耶蓼小國之間特大而已故
于今雖名藩鎮而實下州山澤之產無美材土地之
貢無上物朝廷達官大人自閩陬嶺徼出而顯者往
往皆是而隨近在天子千里內幾百年間未出一士
豈其瘁貧薄陋自古然也予少以江南就食居之能
道其風土地既瘠枯民給生不舒愉雖豐年大族厚
聚之家未嘗有樹林池沼之樂以爲歲時休暇之嬉
獨城南李氏爲著姓家多藏書訓子孫以學予爲童
年與李氏諸兒戲之家見李氏方治東園往求美草

一。一。手植周視封樹。日日去來園間甚勤。李氏壽終
公佐嗣家又構亭其間。益修先人之所爲。予亦壯不
復至其家已而去。客漢沔遊京師。久而乃歸。復行城
南。公佐引予登亭上。周尋童子時所見。則樹之孽者
抱。昔之抱者枿。草之茁者叢。芟之甲者今果矣。問其
遊兒。則有子如予童子之歲矣。相與逆數。昔時則于
今七閏矣。然忽忽如前日事。因嘆嗟徘徊不能去。噫
予方仕宦奔走。不知再至城南。登此亭。復幾閏。幸而
再至。則東園之物。又幾變也。計亭之梁木。其蠹瓦甍

東園詩話
之溜石物其泐乎隨雖陋非吾鄉然予之長也豈能
忘情于隨哉公佐好學有行鄉里推之與予友蓋明
道二年十月二日也

荆川曰爲人作一園記直從郡國說起何等布置

贈玉泉仙人掌茶序

唐 李白

余遊荊州玉泉寺近清溪諸山山洞往往有乳窟窟
中多玉泉交流中有百蝙蝠大如鴟按仙經蝙蝠一
名仙鼠千歲之後體白如雪棲則倒懸蓋飲乳水而
長生也其水邊處處有茗草羅生枝葉如碧玉唯玉
泉真公常采而飲之年八十餘歲顏色如桃花而此
茗清香滑熟異于他者所以能還童振枯扶人壽也
余遊金陵見宗僧中孚示余茶數十片拳然重疊其

狀如掌、號爲仙人掌茶、蓋新出乎玉泉之山、曠古未
覩、因持之見遺、兼贈詩、要余荅之、遂有此作、後之高
僧大德、知仙人掌茶、發乎中孚、禪子及清蓮居士李
白也、嘗聞玉泉山、山洞多乳窟、仙鼠如白鷄、倒懸深
谿、月茗生此中、石玉泉流不歇根、柯灑芳津、採服潤
肌骨、叢老采綠葉、枝枝相接連、曝成仙人掌、似拍洪
崖肩、舉世未之見、其名定誰傳、宗英乃禪伯、投贈有
佳篇、清鏡獨無益、顧慚西子妍、朝坐有餘興、長吟播
諸天、

屠長卿曰、太白數序皆是山水性情、文字落管自
成藻麗、不知者便謂傷於詞、

記樊山

宋 蘇軾

自余所居臨臯亭下亂流而西泊於樊山爲樊口或曰蟠山歲旱燔之起龍致雨或曰樊氏居之不知孰是其上爲盧洲孫仲謀汎江遇大風施師請所之仲謀欲往盧洲其僕谷利以刀擬施師使泊樊口遂自樊口鑿山通路歸武昌今猶謂之吳王峴有洞穴土紫色可以磨鏡循山而南至寒谿寺上有曲山山頂卽位壇九曲亭皆孫氏遺跡西山寺泉水白而其名

菩薩泉泉所出石如人垂手也山下有陶母廟陶公
治武昌既病登舟而死於樊口尋繹故迹使人悽然
仲謀獵於樊口得一豹見老母曰何不逮其尾忽然
不見今山中有聖母廟予十五年前過之見彼板彷彿
有得一豹三字今亡矣

赤壁山考

江寧顧起元

赤壁山乃吳破曹處湖廣赤壁有五漢陽漢川黃州
嘉魚江夏皆有之惟武昌嘉魚縣西南八十里大江
濱北岸烏林南岸赤壁是也唐屬蒲圻故云去縣西
百四十里今屬嘉魚宋謝枋得猶於石崖見赤壁二
字蘇子瞻所遊乃黃州西下津江百步赤壁磯土人
訛爲赤鼻非故地也可謂賦而失實

赤壁記

宋 蘇軾

黃州守居之數百步爲赤壁或言卽周瑜破曹公處
不知果是否斷崖壁立江水深碧二鵲巢其上有二
蛇或見之遇風浪靜輒乘小舟至其下捨舟登岸入
徐公洞非有洞穴也但山崦深邃耳圖經云是徐邈
不知何時人非魏之徐邈也岸多細石徃徃有溫瑩
如玉者深淺紅黃之色或細紋如人手指螺紋也旣
數游得二百七十枚大者如棗栗小者如芡實又得

赤壁記

一古銅盆盛之注水粲然有一枚如虎豹首有口鼻
眼處以爲群石之長

宋 蘇軾

前赤壁賦

宋 蘇軾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游於赤壁之下
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
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
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
乎如憑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
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
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

赤壁賦

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爲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醜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蒼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化者之無盡藏也而

我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藉，相與枕席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後赤壁賦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于臨臯。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携

酒與魚，復遊于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栖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湧，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蹑躑，過臨臯之下。

揖予而前曰。赤壁之游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游黃州東坡記

宋 陸游

自州門而東。崗壘高下。至東坡則地勢平曠。開豁東起一壘。頗高有屋三間。一龜頭曰居士亭亭。下面南一堂。頗雄。四壁皆畫雪堂中有蘇公像。烏帽紫裘。橫按筇杖。是爲雪堂。堂東大柳。傳以爲公手植。正南有橋。榜曰小橋。以莫忘小橋流水之句得名。其下初無渠澗。遇雨則有涓流耳。舊止片石布其上。近輒增廣。爲木橋。覆以一屋。頗敗人意。東一井曰暗井。取蘇公

詩中走報暗井出之句泉寒熨齒但不甚甘又有四望亭正與雪堂相直在高阜上覽觀江山爲一郡之最亭名見蘇公及張文潛集中坡西竹林古氏故物號南坡今已燬伐無幾地亦不在古氏矣出城五里至安國寺蘇公所嘗寓兵火之餘無復遺跡惟達寺茂林啼鳥似猶有當時氣象也郡集於樓霞樓蘇公樂府云小舟橫截春江去卧看翠壁紅樓起正謂此也下臨大江烟樹微茫遠山數點亦佳處也樓頗華潔先是郡有慶瑞堂謂亦故相所生之地後毀以新此樓酒味殊惡然文潛乃極稱黃州酒以爲自京師之外無過者豈文潛謫黃時適有佳匠乎循小徑繚州宅之後至竹樓規模甚陋不知當王元之時亦止此耶樓下稍東卽赤壁磯亦茅岡爾畧無草木故韓子蒼待制詩云豈有危巢與栖鶻亦無陳迹但飛鷗此磯圖經及傳者皆以爲周公瑾敗曹操之地然江上多此名不可考質李太白赤壁歌云烈火張天照雲海周瑜於此敗曹公不指言在黃州蘇公尤疑之賦云此非曹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樂府云故壘西

邊人道是當日周郎赤壁蓋一字不輕下如此至韓
子蒼云此地能令阿瞞走則真指爲公瑾之赤壁矣
又黃人實謂赤壁曰蒼鼻尤可疑也晚復移舟菜園
步又遠竹園三四里蓋黃州臨大江了無港灣可泊
或云舊有灣郡官厭過客故塞之

黃州雪堂記

宋 蘇軾

蘇子得廢園于東坡之脅築而垣之作堂焉號其正
曰雪堂堂以大雪中爲因繪雪於四壁之間無容隙
也起居偃仰環顧睥睨無非雪者蘇子居之真得其
所居者也蘇子隱几而晝暝栩栩然若有所適而方
興也未覺爲物觸而寤其適未厭也若有失焉以掌
抵目以足就履曳於堂下客有至而問者曰子世之
散人耶拘人耶散人也而未能拘人也而嗜慾深今

似繫馬止也有得乎而有失乎蘇子心若省而口未嘗言徐思其應揖而進之堂上客曰嘻是矣子之欲爲散人而未得者也予今告子以散人之道夫禹之行水庖丁之提刀避衆礙而散其智者也是故以至柔馳至剛故石有時以泐以至剛遇至柔故未嘗見全牛也予能散也物固不能縛不能散也物固不能釋子有惠矣用之於內可也今也如蠅之在囊而時動其脊脅見於外者不特一毛二毛而已風不可搏影不可捕童子知之名之於人猶風之與影也子獨留之故愚者視而驚智者起而軋吾固恠子爲今日之晚也子之遇我幸矣吾今邀子爲籓外之游可乎蘇子曰予之於此自以爲籓外久矣子又將安之乎客曰甚矣子之難曉也夫勢利不足以爲籓也名譽不足以爲籓也陰陽不足以爲籓也人道不足以爲籓也所以籓子者特智也爾智存諸內發而爲言則言有謂也形而爲行則行有謂也使子欲嘿不欲嘿欲息不欲息如醉者之恚言如狂者之妄行雖掩其口執其臂猶且喑鳴跼蹙之而已則籓之於人抑又

固矣。人之爲患以有身。身之爲患以有心。是圃之構堂。將以佚子之身也。是堂之繪雪。將以佚子之心也。身待堂而安。則形固不能釋。心以雪而警。則神固不能凝。子之和旣焚而燼矣。燼又復然。則是堂之作也。非徒無益。而又重子蔽蒙也。子見雪之白乎。則恍然而目眩。子見雪之寒乎。則竦然而毛起。五官之爲害。惟目爲甚。故聖人不爲雪乎。雪乎。吾見子知爲目也。子其殆矣。客又舉杖而指諸壁曰。此凹也。此凸也。方雪之襍下也。均矣。厲風過焉。則凹者留而凸者散。天

豈私於凹凸哉。勢使然也。勢之所在。天且不能違。而况於人乎。予之居此。雖遠人也。而圃有是堂。堂有是名。實礙人耳。不猶雪之在凹者乎。蘇子曰。予之所爲適然而已。豈有心哉。殆也。奈何。客曰。子之適然也。適有雨。則將繪以雨乎。適有風。則將繪以風乎。雨不可繪也。觀雲氣之洶湧。則使子有怒心。風不可繪也。見草木之披靡。則使子有懼意。觀是雪也。子之內亦不能無動矣。苟有動焉。丹青之有靡麗。水雪之有水石。一也。德有心。心有眼。物之所襲。豈有異哉。蘇子曰。子

之所言是也。敢不聞命。然未盡也。子不能默。此正如
與人訟者。其理雖已屈。猶未能絕辭者也。子以爲登
春臺與入雪堂。有以異乎。以雪觀春。則雪爲靜。以臺
觀堂。則堂爲靜。靜則得。動則失。黃帝古之神也。游乎
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南望而還。遺其玄珠焉。游
以適意也。望以寓情也。意適於游。情寓於望。則意暢
情出而忘其本矣。雖有良貴。豈得而寶哉。是以不免
有遺珠之失也。雖然。意不久留情。不再至。必復其初
而已矣。是又驚其遺而索之也。余之此堂。追其遠者

近之。收其近者。內之。求之。眉睫之間。是有八荒之趣
人而有知也。升是堂者。將見其不遡而愛。不寒而栗。
淒凜其肌膚。洗滌其煩鬱。旣無炙手之譏。又免飲冰
之疾。彼其趨趨利害之徒。猖狂憂患之域者。何異探
湯執熱之俟濯乎。子之所言者上也。余之所言者下
也。我將能爲子之所爲。而子不能爲我之爲矣。譬之
厭膏梁者。與之糟糠。則必有忿詞。衣文綉者。被之以
皮弁。則必有愧色。子之於道。膏梁文綉之謂也。得其
上者耳。我以子爲師。子以我爲資。猶人之於衣食。缺

一不可。將其與子游。今日之事姑置之。以待後論。予且爲子作歌以道之歌曰

雪堂之前後兮春草齊。雪堂之左右兮斜徑微。雪堂之上兮有碩人之頎頎。考槃於此兮芒鞋而葛衣。挹清泉兮抱瓮而忘其機。負項筐兮行歌而采薇。吾不知三十九年之非而今日之是。又不知五十九年之是而今日之非。吾不知天地之大也。寒暑之變。悟昔日之癯而今日之肥。感子之言兮。始也抑吾之縱而鞭吾之口。終也釋吾之縛而脫吾之鞿。是堂之作也。

吾非取雪之勢而取雪之意。吾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機。吾不知雪之爲可觀賞。吾不知世之爲可依違。性之便意之適。不在於他在於羣息已動。大明旣升。吾方輾轉一觀曉隙之塵。飛子不棄兮我其子歸客。忻然而咲唯然而出。蘇子隨之客顧而頷之曰。有若人哉。

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父樵夫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爲快哉者也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騁騖其流風遺迹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颭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爲樂與庶人之所以爲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爲患竊會計之餘功而自適於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况乎濯長江之清流挹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皆騷人詩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觀其爲快也哉

竹樓記

宋 王禹偁

黃國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剝去其節用代陶瓦比屋皆是以其價廉而工省也子城西北隅雉堞圯毀蓁莽荒穢因作小竹樓二間與月波樓通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幽閒遠覓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虛暢宜詠詩詩韻清絕宜圍棋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然皆竹樓之所助也公退之暇披鶴氅戴華陽巾手

竹樓記
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銷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烟雲竹木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陽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槩也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井幹麗樵華則華矣止于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吾問竹工竹之爲瓦僅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自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辰歲除日有齊安之命己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幸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

記游沙湖

宋 蘇軾

黃州東南三十里爲沙湖亦曰螺師店予買田其間
因往相田得疾聞麻橋人龐安常善醫而聾遂往求
療安常雖聾而穎悟絕人以紙畫字書不數字輒深
了人意余戲之曰余以手爲口君以眼爲耳皆一時
異人也疾愈與之同游清泉寺寺在蘄水郭門外二
里許有王逸少洗筆泉水極甘下臨蘭溪溪水西流
余作歌云山下蘭芽短浸溪松間沙路淨無泥蕭蕭

暮雨子規啼。誰道人生無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將白髮唱黃鷄。是日劇飲而歸。

宋 蘇軾

記遊定惠院

宋 蘇軾

黃州定惠院東小山上。有海棠一株。特繁茂。每歲盛開。必携客置酒。已五醉其下矣。今年復與參寥師。二三子訪焉。則園已易主。主雖市井人。然以予故。稍加培治。山上多老枳木。性瘦韌。筋脉呈露。如老人頂頸。花白而圓。如大珠。纍纍香色。皆不凡。此木不爲人所喜。稍稍伐去。以予故。亦得不伐。旣飲。往憇於尚氏之第。尚氏亦市井人也。而居處脩潔如吳越間人。竹林

言遊定惠院
花圃皆可喜醉臥小板閣上稍醒聞坐客崔成老彈
雷氏琴作悲風曉月錚錚然意非人間也晚乃步出
城東鬻大木盆意者謂可以注清泉淪瓜李遂寅緣
小溝入何氏韓氏竹園時何氏方作堂竹間旣闢地
矣遂置酒竹陰下有劉唐年主簿者餽油煎餌其名
爲甚酥味極美客尚欲飲而予忽興盡乃徑歸道過
何氏小圃乞其藜橘移種雪堂之西坐客徐君得之
將適閩中以後會未可期請予記之爲異日拊掌時
參寥獨不飲以棗湯代之

書臨臯亭

宋 蘇軾

東坡居士酒醉飯飽倚於几上白雲左繞清江右洄
重門洞開林巒全入當是時若有思而無所思以受
萬物之備慙愧慙愧

陳仲醇曰不恭之語

臨臯閑題

宋 蘇軾

臨臯亭下八十數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
飲食沐浴皆取焉何必歸鄉哉江山風月本無常主
閑者便是主人聞范子豐新第園池與此孰勝所以
不如君子上無兩稅及助役錢爾

臨臯閑題

蘇軾詩

觀音巖記

明 朱廷立

縣之西南羣峰秀異聳然直逼霄漢曰雨山云山多
泉石神龍所都霖雨時行多自此起故名焉予家居
者十年凡通之山水歷覽殆遍然未知有觀音巖也
嘉靖己酉予罷政復尋舊日工課明年有人向予言
巖勝不輟口予聽之宛然巖之在目也是年十月望
予往先大夫方伯公里韓九山朱赤厓郭犀溪偶在
焉是日宿滑溪明日指顧山形問訊小源南山乃發

跡處路入羅城轉黃田皆予平昔所未跡山川初識
瞻眺一新相逢村老悉古朴有前輩風令人有遠想
焉至福壽寺寺無佳處一味幽僻耳明日行十餘里
兩山漸近平日所望西南羣峰今在面前矣入山口
渡石橋登山僧披衣倉皇下山迎穿林傍石隱現無
定時從者先登至山半驚咤驩呼若有追而獲者予
乃知巖所在須臾至巖予等羨曰以昔所聞詎能盡
此巖哉奇觀奇觀茲來不徒矣巖高十餘丈異石累
纍珠聯星附無慮萬狀其獨出而下垂本眇而未巨
狀如錦囊孤懸虛室者視他石爲最異中露一孔其
深隱隱金光一點灼然而外射觀音像也造化委形
自然之巧有如此者世所雕刻普陀巖何可及此巖
端古木斜出如蓋其根抱石盤曲如蛇虺又不知其
年數巖險不可梯僧曰村中人以金碧新觀音像則
必呼山下金齋公齋公至則拜巖下祝曰吾上巖取
觀音祝畢攀援亂石迂折而上人望之猶猿之緣木
然至則從孔中入取觀音繫負于背而下又猶鳥雀
出入于其巢然其送觀音而上亦若是蓋十次矣嗟

觀音巖詩
乎危哉設失手墮足骨粉如矣所恃者謂觀音必相
之故其神全而無恐也覽畢由東復渡石橋而上至
佛堂青山四抱如張画幅鍾鳴四山皆響香烟飄散
輕裊林杪若輕雲之過我也石下流泉淙淙有聲人
云春秋泉盛瀑布遇石而激如雪片片飛濺人衣夫
以予所游諸山此爲第一迺游者則甚少豈其地僻
爾乎使當衝劇則游者月不知其幾矣世有負龐德
而弗自耀又無有薦之者終老岩穴與此山何異也
徘徊指顧肺腑清潤絕無渣滓窺此境界識此氣象
始謂之大觀日落下山至韓氏宴樓上劇談山勝惜
未能一宿其上細覽其餘追憶嘉魚李大崖游衡山
與諸友約曰七十二峯一峯不盡一日不游七十二
峯不盡遍不歸何其豪也予等所游曾不浹時風流
不及前輩遠矣

游岳陽洞庭記

明 高崑

余家食時夢登方舟正舉帆長往忽驚濤怒浪停泊
柳港遙見江城層樓丹崖翠壁臨大江之濱少焉風
恬浪靜舟始安流覺來莫知其端嘉靖甲辰余麾南
陽守丙午謫鄭州判戊申移巴陵令舟由荆南順流
而下洞庭長江風作維攬磯石岳陽樓君山俱在望
宛然昔年夢中景乃嘆曰余今日謫移固前定矣蓋
巴陵之勝惟在洞庭一湖按禹貢九江孔殷卽此湖

水沅漸元辰淑酉澧資湘皆滙流洋溢互瀦周迴八
百餘里浩浩湯湯一碧萬頃月印之而著象風遭之
而成文殆與芝城之彭蠡姑蘇之震澤金斗之巢焦
武林之西湖同一汪瀾也夫洞庭固極三楚之勝岳
陽樓枕巴丘瞰洞庭延庚挹辛縹緲崢嶸魏乎大觀
不特君山咫尺擁浮湖面南有祝融北有內方東有
黃鵠西有大龍環列拱屹皆在指顧間殆與豫章之
滕閣宣城之疊嶂武昌之黃鶴黃岡之竹樓同一壯
麗也夫岳陽固據洞庭之勝建始莫詳宋顏延年陰
鏗詩尚可考唐開元間張說謫守是邦登臨賦詩自
爾名重觀其誰念三千里江潭一老翁之句則其懷
抱可知矣說子均李杜韓孟白賈諸名賢皆有題詠
樓與湖山名益重于世宋慶曆間滕子京亦謫于斯
作新厥樓屬范希文爲記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
天下之樂而樂者其寓意深矣昔柳宗元謫柳永凡
所經之處皆以詞章品題爲佳山水文正公三代以
上人物宗諒獲此嘉記華此傑樓更偉觀數重迥出
湖山外豈止一丘一壑一水一石云乎哉當時以滕

樓范記蘇書邵篆爲四絕而永叔特寄詩謂其逸思
適文良有以也目後蒞斯者率多遷謫凡所歌詠類
皆悽惋此固江湖之遠既有以感發羈旅情惻而鬱
陶之衷亦藉乎風景而因言以宣也耶余每登樓感
今慨古舉目蕭然自不能已乎去國懷鄉憂讒畏譏
之念也按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二女居之爲湘君因
以名山本靜凡欲登者若先形諸擬議輒烈風雷雨
多不果是年中秋余公暇乘舟獨往是日也晴空不
雲澄江不波旣泊岸回瞻岳樓恍若蓬萊隔弱水然

湖水浮山入山則視之不見異哉崇岡平阜沃野極
百里之遠茂林方竹藤蘿繞諸刹之上山之鳴鏗然
有聲聞馥郁之香莫知其處道書以此爲十二福地
其形如編其狀如十二螺髻李太白詩淡掃明湖開
玉鏡丹青画出是君山劉禹錫詩遙望洞庭山擁翠
白雲盤裏一青螺是已唐諫議韓注直忤貶岳適意
遊君山杜工部寄以濯足洞庭望八荒之詩何其雄
哉及觀湘中老人之歌東坡謂必謫仙遁世者所爲
似亦確論也若夫山有臺名軒轅相傳黃帝卽此鑄

鼎鼎成騎龍上昇秦始皇南游浮江阻風問湘君何
神博士以堯女舜妃對怒赭其山二說似幻誕匪輕
至於柳毅傳涇陽婦書與洞庭水君宴碧雲宮尤涉
荒唐殊未足信岳武穆伐君山木造巨筏塞港汊禽
洞庭寇楊么厥功尚可紀哉余遍歷茲山之景暮煙
旣凝暮鴉旣棲可以詠歸矣登舟乃還月明如畫中
流浩歌仍向岳陽樓下泊焉

君山記

明 胥文相

夫洞庭爲長江巨浸而君山則洞庭孤絕處也雖三
苗據以爲險而舜實以是昭文告蛟蜃雜以爲窟而
禹實以是降我凶得民至于今受其賜秦皇幾以不
渡揚么祇以自剪且聞是山不受穢赤沙湖在洞庭
湖西夏秋水汎與洞庭爲一涸時惟見赤沙舊志云
洞庭南連青草西亘赤沙七百里又謂之三湖一統志
雲夢湖在郡治西與洞庭青草二湖相連洞庭在北

青草在南雲夢在西合爲一湖孟浩然詩氣蒸雲夢

澤波撼岳陽城郡志金沙洲在洞庭湖中與鹿角對一

名龍堆延袤數里杜甫詩龍堆擁白沙卽此宋張孝

祥有賦葛長庚詩惟有金沙堆下水東西南北任風

吹一統志君山在府城西一十五里洞庭湖中一名洞

庭山又名湘山狀如十二螺髻山海經云洞庭之山

帝之二女居之蓋堯女湘君始居於此故名昔秦始

皇南游衡山入洞庭遇風濤大作幾不能渡因問湘

君何神博士對曰堯女舜妃也又曰湘君神游出入

則多風始皇怒命伐其樹赭其山上有楚興寺軒轅

臺柳毅井傳書亭飛昇亭響山酒香山道書以爲第

十一福地古今題詠最多一統志并郡志湘江北流至岳陽

達蜀江夏潦後蜀江漲勢高遏住湘波讓而退溢爲

洞庭湖凡數百里而君山宛在水中秋水歸壑此山

復居於陸惟一川湘水而已北夢瑣言酒香山湘川記君

山上有美酒飲者不死漢武帝遣樂巴求得之未進

御東方朔竊飲帝怒欲殺之對曰使酒有驗殺臣亦

不死無驗安用酒爲帝笑而釋之相傳每春時往往

聞酒香尋之莫見其處

方輿勝覽并郡志

響山在君山上一

名鳴山履之鏘然有聲柳毅井在君山唐柳毅中宗時下第歸至涇陽見一婦人牧羊曰妾洞庭君小女嫁涇川次子今被毀黜敢寄尺牘洞庭之陰有大橘樹擊樹三當有應者毅如其言武夫揭水引入靈虛殿取書以進洞庭君泣曰此老夫之臯使孺弱懼憂頃之有赤龍飛去俄擁紅粧一人回卽寄書女也宴毅碧雲宮洞庭君弟錢唐曰涇陽婺婦敢託高義爲親毅不敢當辭而去後再娶盧氏貌美曰予卽洞庭

君女涇上之辱君能救之茲奉閨房永以爲好遂與

同歸洞庭

郡志

軒轅臺在君山一名鑄鼎臺黃帝鑄鼎

荆山之下鼎成騎龍上昇今臺址尚存

一統志

李密思湘君廟記畧

洞庭蓋神仙洞府之一也以其洞府之庭故以是稱湖名因山自古而然矣昔人有立湘君祠於此山因復謂之君山其廟宇爲秦王燬廢後亦久無構葺者是山去郡郭四十里而近人未嘗敢居其中按圖經此山不受穢惡無猛獸愚以爲海有嶼嶠蓬島之類

人可望而不可至茲山垤坳波心雲水四周人可至
而不可居寧非嶼嶠蓬島之亞歟固爲靈神之所憑
依宜矣舊邦人禱崇水旱嘗於此山

岳陽樓記

宋 范仲淹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
百廢俱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屬予作文以記
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
浩蕩蕩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
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
遷客騷人多會于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淫雨
霏霏連日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

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烟際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爲。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觀岳陽樓記

武陵楊嗣昌

歲在乙卯二月庚子余觀乎岳陽之樓岳陽樓者岳
 州郡城之西樓也其面正西臨視洞庭莽莽滔滔初
 未有際惟若遠天落於湖外無復尺寸之地而止耳
 夫湖南有長沙北有武陵西有荆蜀彼豈無一巒片
 石杰然高出于湖表者乎何眼翥精絕睹湖之狀若
 大圓際天而外無一物也語占氣者仰望三四百里
 平望在棗榆間餘二千里登高而望下屬地者三千

里然則三千里外有物皆可見也而湖之外遂三千里乎塗行者之見遠山若一螺子一義甲或數日而後至焉今航湖者一日亦達數日亦達乃其視數日外若鴻濛未開而希一螺甲之觀不可得也則異甚也瞿曇氏謂眼未八百功德彼以十方言之方得二百若一百今極吾之日視一方不數十里外而遂許以二百功德不已多乎俗謂洞庭爲八百里湖以八百功德視八百里湖至相等也而何其不相及大懸殊也若謂眼不如耳功德則尤惑焉今使吾耳洞庭

雖得其風水澎湃歌呼款乃之聲不過里許而已絕不能遠有所聞出眼功之所不及也而又何德以過之無已其神遊乎夫神遊者不知其遊也不知其遊而遊所以神吾眼不知所以視而視至吾耳不知所以聞而聞生吾情不知所以暢而已與萬里烟波相爲浩渺而無終極也又豈詞喻之所可至哉余觀之是日也風去雨還雲馳霧驟蛟人龍伯與堯女舜妃爭爲恍惚奇詭以眩人於不可測憑軒久之疑將折而入於洪濶之中焉念昔秋夜幾半浮一葉中流求

岳陽樓記
棲不得幾不知有性命迄今而膽爲之怵欲哦詩自
慰未能也仰視簷端有押杜韻作詩者乃歎曰人固
不同量如此酒有別腸詩又有別膽耶因昨指吐舌
而去

雲母泉詩序

唐李華

洞庭湖西玄石山俗謂之墨山山南有佛寺寺倚松
嶺松嶺下有雲母泉泉出石引流分渠周遍庭宇發
源如乳湏末派如淳漿烹茶析蒸灌園漱齒皆用之
大浸不盈大旱不耗自墨山西北至石門東南至東
陵廣輪二十里盡生雲母墻階道路炯炯如列星井
泉溪澗色皆純白鄉人多壽考無癖癩疥搔之疾華
深樂之隸川陳公天寶中與華同爲諫官公性與道

合忽于權利方掛冠投簪顧華以名山之契乾元初
公貶清江丞移武陵丞華貶杭州司功恩復左補闕
上元中俱奉詔徵公自清江至武陵道路多虞制書
不至華泝江而西次于岳陽江山延望日夕相顧屬
思與高賢共飲雲母之泉躬耕墨山之下敢違朝命
以徇私欲秋風露寒洞庭微波一聞猿聲不覺涕下
况支離多病年甫始衰願餌藥扶壽以究無生之學
事乖志負火爨予心寄懷此篇亦以書予之志也晨
登玄石嶺嶺上寒松聲朗日風雨霽高秋天地清山
門開古寺石竇含純精洞澈淨金界黃緣流玉英澤
藥滋畦茂氣染茶甌馨飲液盡眉壽食和皆體平瓊
漿駐容髮甘露瑩心靈岱谷謝巧妙匡山徒有名願
言構蓬蓽荷挿引泠泠訪道出人世招賢依福庭此
心不能已寤寐見吾兄曾結潁陽契窮年無所成東
西同放逐虵豕尚縱橫江漢阻携手天涯萬里情恩
光起憔悴西上謁承明秋色變江樹相思紛以盈猿
啼巴丘戌月上武陵城共恨川路永無由會友生雲
泉不可忘何日逐躬耕

沱西別業記

信陽何景明

沱出于江子嘗浮江下峽所束勢漂疾淪漚瀾湧漩
泝莫得旁展既入荆地平溢十數里其勢始得自縱
乃有別出若沱者焉沱至華容則蜿蜒迴復帶城抱
郭起伏皆自重岡曲壠相隱顯又瑩澈可鏡予望慕
者久之乃知其地多秀產固有山川蔭之也吾郡守
孫公華容人間以是語之公曰沱之西吾別業在焉
始吾遊沱西見其地膏塲繡澮可以稼穡水有青赤

沈西別業記
雜色之魚可以罾網中又夷爽可構而湖山四塞又可以眺而得也遂購得之他日獲解宦將惟是以終而子昔嘗得其槩爲我記一言子業已竒公曰是予所云華容秀產也既公之子世其者來從予游予益竒之曰是又所謂秀產也而愈益信山川之能蔭也孰知予向所見山川者固公家物也公在壯歲官至郡大夫而聲績懋著向往方殿未可以言退也然子見今之仕者多以官爲家而歸則無所終公乃預有是計其明達邈有弗可逮也別業至邑三里地名三

里店東墻以城睥睨互出林表西峙白鼎後爲黃湖前有湖曰田家湖湖之外爲禹山列如屏障雜見丹碧雲烟之所出入光景之所射映朝夕四時之所變化不可紀狀而公誠有成功引退之時日處其中治田灌園持書訓子孫暇則置酒召客相與投壺彈碁無不可樂者此固公所先畫于心而奚俟乎予言也既紀其勝復爲沱水四章他日過沱西之堂幸歌以自侑詞曰沱之水清且漣兮宜爾子孫秀且賢兮沱之澍有田廬廡我往于田其實碩甫沱之中其夷可

宮我日以居裕其有終沱之外其山若會予日以絃
用綏我年

偃虹隄記

宋 歐陽修

有自岳陽至者以滕侯之書洞庭之圖來告曰願有
所記予發書按圖自岳陽門西距金雞之右其外隱
然隆高以長者曰偃虹隄問其作而名者曰吾滕侯
之所爲也問其所以作之利害曰洞庭天下之至險
而岳陽荆潭黔蜀四會之衝也昔舟之往來湖中者
至無所寓則皆泊南津其有事于州者遠且勞而又
常有風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隄下有

何處陽言
事于州者近而且無患問其大小之制用人之力曰
長一千尺高三十尺厚加二尺而殺其上得厚三分
之二用民力萬有五千五百工而不踰時以成問其
始作之謀曰州以事上轉運使轉運使擇其吏之能
者行視可否凡三反復而又上于朝廷決之三司然
後曰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議也曰此君子之作也
可以書矣蓋慮于民也深則謀其始也精故能用力
少而爲功多夫以百步之隄禦天下至險不測之虞
惠其民而及于荆潭黔蜀凡往來湖中無遠邇之人

皆蒙其利焉且岳陽四會之衝舟之來而止者曰凡
有幾使隄土石幸久不朽則滕侯之惠利于人物可
以數計哉夫事不患于不成而患于易壞蓋作者未
始不欲其久存而繼者常至于殆廢自古賢智之士
爲其民捍患興利其遺跡往往而在使其繼者皆如
始作之心則民到于今受其賜天下豈有遺利乎此
滕侯之所以慮而欲有紀于後也滕侯志大材高名
聞當世方朝廷用兵急人之時常顯用之而功未及
就退守一州無所用心略施其餘以利及物夫慮熟

謀審力不勞而功倍作事可以爲後法一宜書不苟
一時之譽思爲利于無窮而告來者不以廢二宜書
岳之民人與湖中之往來者皆欲爲滕侯紀三宜書
以三宜書不可以不書乃爲之書

古山樓記

宋 劉辰翁

長沙朱君佐過予于廬陵相視各壯歲也已矣年近
五十書來與我古青之樓將棲隱焉求文以爲記余
爲記之曰青者何山也請更之古山何如山在天地
間幾千萬年而未化如駢枝疣贅而莫之勝說豈惟
人病是將陰陽者厭之矣吾亦不知其初高下磊落
變化何以至此也以爲大塊之所壅而洪水之所決
邪其高且數百千丈爲日月相避隱處殆造物之所

古山樓記
不能去也。意者其亦有杞國之故，且隊且積，以及此邪？求之六合之內而不得，雖神州赤縣，吾不信也。異乎此者，其當何如何？厚何高，何頡，何頽？于是有共工者，觸之于是有五丁者，鑿之于是有愚公者，移之。觸之鑿之，移之之不可，則鞭之以秦皇，拔之以項羽，蹴之以夸父，而不勝而衡守，而擅鑄而媚之以封禪，而阨之以兵革。其窮人力若此，而欲天地欲無意焉，不可也。謂天地有意乎後之人，益不可也。而後之人若有力焉，方其自恃也有過此焉，而卒不可恃也。彼其

有恃于人也，亦多矣。其助之不可，而因以敝之，與其敝者自敝，而獨與天地者相終始也。悲哉乎！所謂古山者如此。吾與君登樓而望，君所居嶽麓，循嶽而南，為蒼梧之野。二妃之所賁淚，南至于羅浮，望三山者，或彷彿焉。今其人遠矣。少西為洞庭，又西為峩嶷之雪，蠶叢魚鳧者，不可得而道已。每聞子規喟然而起，起而望曰：望帝，今其人遠矣。自江入于海，則東也。其小曰塗山，玉帛萬國，專車藏焉。又東為滄海，安期徐生，自是而不返。今其人遠矣。言未既，君振袖而起曰：

古山樓記
荒哉萬古闊乎。其四方也。吾樓于是間也。何居其曠。然若古今之塗乎。其亦他有所可隱乎。子盍爲我言之。子不爲我言之曠也。奈何。余仰而噫俯而笑曰。今猶古也。今之古者其猶有存乎。則余不得其于斯也。子又以今之今者爲足存乎。夜以思之。其知之矣。其自明日以往。抑不可知。余以斯樓爲不足樂耶。四方若此。君樓居而我記之。其復何憾。井幹麗譙。臨春綺綺。盛時鉅麗者。安在下。至齊雲豐樂。岳陽黃鶴。騷人疇昔徘徊落日。又焉知其至此。則夫斯樓者。其不足

記耶。其不謂之隱耶。夫四方而不足以隱。則隱此足矣。隱而謂吾山則吾山矣。山在天地間。誰能主之。四岳三塗。是不一姓。以吾隱此而山亦吾。則山與君俱不可得而見矣。不能不在人間而藏于人間。異昔欲知君者求之樓。欲知君樓者求之記。記成于己卯庚辰之春日。是日也。霧漫天。自子規南。二妃西。青青者如失。惟朱氏樓獨存。

龍山記

吳郡錢希言

龍山蜿蜒如游龍，逕西北羣峰而來，又東盡於落帽臺。總之皆龍山也。而龍山之西北隅曰擲甲山，城頭一培塿耳。相傳關羽棄甲於此，後人廟貌其上，強名曰山焉。

孟萬年落帽龍山，後人遂築臺其上。記得李羣玉詩：落帽臺邊菊半黃，行人惆悵對重陽。蓋其來久矣。至今寒香爛熳，彌岡被谷，荆人尚有登龍故事。

龍山詩
流風未夷

補龍山文

宋 蘇軾

丙子重九客有言桓温龍山之會風吹孟嘉帽落温
遣孫盛嘲之嘉作解嘲文辭超卓四坐歎伏恨今世
不見此文予乃戲爲補之曰征西天府重九令節駕
言龍山燕凱群哲壺歌雅奏緩帶輕恰胡爲中觴一
笑粲發榎楠競秀榆柳獨脫驥驟交鶩鴛蹇先蹶楚
狂醉亂隕帽莫覺戎服囚首枯顱茁髮維明將軍度
量閎達容此下士顛倒冠屨宰夫揚觶兕觥舉罰請

歌相鼠以脩此爵。右朝吾聞君子蹈常履素晦明風雨不改其度平生丘壑散髮箕踞墜車天全顛沛何懼腰適忘帶足適忘履不知有我帽復奚數流水莫繫浮雲暫寓飄然隨風非去非取我冠明月被服寶璐不纓而結不簪而附歌詩寧擇請歌相鼠罰此陋人俾出童殺。右解朝

滑稽于文者

瀟湘八景圖記

元 史九韶

客有持瀟湘八景圖示予請記問曰子知瀟湘之所自乎予應之曰吾聞瀟水出道州湘水出全州至永州而合流焉自湖而南皆一水所經至瀟陰始與沅資水會又至洞庭與巴江之水合故湖之南皆可以瀟湘名之若湖之北則漢沔湯湯不得謂之瀟湘瀟湘之景可得聞乎曰洞庭南來清以碧嶂綿衍千里際以天宇之虛碧雜以烟霞之吞吐風帆沙鳥出沒

往來水竹雲林映帶左右朝昏之氣不同四時之候不一此瀟湘之大觀若夫依山爲郭列肆爲居魚蝦之會菱芡之都來者于于往者徐徐林端清氣若有若無翠合山色紅射朝暉餘不盈乎一掬散則滿乎太虛此山市之晴嵐也晴嵐漾波落霞照水有葉其舟捷於飛羽幸濟洪濤將以寧處家人候門觀笑容與此遠浦之歸帆也翼翼其廬瀕崖以居泛泛其艇依荷與蒲有魚可膾有酒可需收綸捲網其樂何如西山之暉在我桑榆此漁村之夕照也晚入松門陰

生蓮宇杖錫之僧將歸林莽蒲牢一聲猿驚鶴舉幽谷雲藏東山月吐此烟寺之晚鍾也苦竹叢翳鷓鴣哀鳴江雲黯黯江水冥冥翻河倒海若注若傾舞珠泣之蛟客悲鼓瑟之湘靈孤舟老叟寐也無成擁蓑獨坐百感填膺此瀟湘之夜雨也霜清水落蘆葦蒼蒼群鳥肅肅有列其行或飲或啄或鳴或翔匪上林之不美懼繒繳之是將雲飛水宿聊以隨陽此平沙之落鴈也君山南來浩浩滄溟飄風之不起層浪之不生夜氣旣清靜露斯零素娥浴水光盪金精倒覓

八景圖詩
裳之清影來廣樂之天聲。纖雲不翳，上下虛明。此洞庭之秋月也。歲晏江空，風巖水結。馮夷剪水，亂洒飄屑。浩歌者誰一蓬載月，獨酌寒潭，以寄清絕。此江天之暮雪也。凡此八景，各極其致，皆瀟湘之所有也。善觀者合八景，斯足以盡其勝。不善觀者，反是。客作而謝曰：悉哉先生之言也。

跋瀟湘烟雨圖

秀水馮夢禎

李昇瀟湘烟雨圖，筆意瀟灑，濃淡有無，含不盡之妙。甲午南翰署中，與王維雪霽卷同日寓目，措大薄福，不能並嬖毛嬙西施，遂任李卷流落。然去今十年，無日能遣諸懷也。今歲避暑湖上，驥兒囊致二卷，其一卽李昇烟雨圖也。余喜趣發視，如臨瀟湘，如見故人。天下奇物無盡，願與天下賞鑒好事之家共寶之。但得常常一見爲快耳，何必爲已有哉。書此不覺十年。

礙
之
物
豁
然

